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七 省齋文藁七

宋 周必大 撰

古律詩五十二首

起淳熙戊戌止戊申
臨安

次韻陳叔晉舍人殿試筆記

戊戌四月七日

帝垂清問切恢圖士貢昌言敢導謏高下共知歸至鑑

考評聊許備先驅

詳定所先批分數封送
編排所然後定其甲等

四帷迫隔心

常渴

初考覆考詳定編排凡四幕
皆隔以屏欲其聲迹不相聞

三榻橫連體巨舒方

之地並設三榻烏府凜然賢執法紫垣籍甚古通儒上嘗書通儒二字賜

錢舍人墨朱同異容兼採初考純用墨書臣名等第送監封彌封官封印送覆考所純用

朱書臣名等第然後詳定官敝封而酌等級從違得細

書考校法第一至第五凡五等每等分上中下至詳定所從初考或從覆考亦或別定尚醞時頒

缸面酒日給常酒分外三日一賜黃封缸面酒出法書要錄大官日饌腹前臚御

給食頗豐但品味未嘗易腹前臚出韋昭辨釋名謂肥肉是也天香漫炷薰常歆雖賜香而

火禁嚴甚不許炷爐貢茗虛霑樣頓殊諸位總賜茶三百斤舊每斤即一紅綾袋凡十餘圓

今乃給黃袋析而分之以一晨壁搖風愁幕冷就廊廡設次以

餅為一斤殆典吏移易也

幕為壁

夜牕透月喜簾疎

臨階以簾為牕

九賓屈指臚連句

唱名北逐

舉展五日

千慮傾心智與愚會得詔恩三日沐湖山尋勝任

舟輿

給歌泊假三日

胡邦衡端明用癸巳舊韻寵賜佳篇輒續貂為

不一之賀

戊戌

閏六還同載誕辰

公壬午閏六月三日生今七十七年復閏六月

壽川方至浩

無津位虛左轄民瞻舊職視西樞睿眷新

賀端明也

玉果又

霑湯餅客

今年五月生子

銀環仍進雪膏人

新買妾

風流富貴誰

能並未害先生道德淳

中元日以春花數種送閻才元左司蒼舒閻賦

二絕句次韻

戊戌

韓郎牡丹迹已

一作亦

久殷七杜鵑名謾新何似熙熙行

闕裏花隨和氣四時春

早歲連名向千佛如今接武事承華何時誤入長春苑

盡看先生解語花

有姬堅不肯去

送石似之倉部出倅漳州

戊戌七月

半刺臨漳郡榮歸總不如棠陰三世舊

君曾大父大父皆嘗倅郡梓

里數程餘野老談遺愛儒先叩異書依烏帶東壁從此

照閩墟

送陸務觀赴七閩提舉常平茶事

戊戌八月十九日

漢皇親召賈生還京路爭看北海賢却說神仙是官府
便思丰采爍雲烟

暮年桑苧毀茶經應為征行不到閩今有雲孫持使節
好因貢焙祀茶神

鷹棲枳棘已多年父老猶傳主簿賢扶杖喜迎新使者

一作
節 赤帷何惜與高褰

疲鴛久倦直明光風味常思十八娘擬請一麾依故舊
得無公道學蘇章

淮東兵馬鈴轄趙公顯挽詞

戊戌
八月

籍甚宣王七世孫麟題信厚典型存青雲事業成難弟
黃甲科名付後昆吹白方悲鸞鏡舞奠楹俄掩毳衣璫
翩翩雙旒餘杭路細雨西風總斷魂

恭和御製幸秘書省詩二首

戊戌九月
十二日

羣玉西崑富典章二星東壁粲輝光秋花迎仗千叢後

法曲傳觴九奏長虎將縱觀修舊事

淳化祕閣修成詔
傳潛戴興率諸將

縱觀書籍賜
御酒終日

多冠陪侍仰明王政脩即是安邊策獬豸

殘秋豈足襄

蟠木離奇愧豫章幾年封植荷恩光石渠久綴英髦後

金鎖深慚學識長御墨奎文瞻列聖靈尊篆鼎備三王

願言作德酌榮遇寧復矜才似智襄

再用邦衡韻贊其閒居之樂且致思歸之意

戊戌

一別龍門不計春思公夢渡大臯津遙知綠野朱顏好
應笑紅塵白髮新千茗親烹留上客夜棋酣戰調佳人

道腴有味詩彌勝何止冰凝與蜜淳

曹植魏德論有甘露冰凝蜜醇之語

送胡子遠出守漢州分韻得萬字

戊戌十一月

三釜貴及親萬戶豈吾願君今二千石榮祿尚何論而
況蜀漢間相望兩宿頓鹿幡從版輿鳩杖雜戟鎗斑衣
父老誇畫錦士夫勸遙知境內闕和氣銷愁恨却應念

主恩未遂忘一飯試於溫清餘款款話繾綣仍談西湖
勝幸及老人健相將下三峽看復搏九萬

進謝御書古詩

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伏蒙聖恩賜臣御書白居易七德舞樂府一軸天
光賁飾部屋輝華臣榮感之餘謹用蘇軾謝御書居
易紫薇花絕句故事齋沐課成古詩一篇少見戴恩
之意輕竇宸嚴伏地俟罪具官臣周某某上進

允文元祐詞臣軾勁節名章世無敵御前曾賜紫薇詩

袖裏驪珠光的爍小臣謬直白玉堂也紆皇眷摘雲章
雲章元是七德舞字字筆法超鍾王兩朝相望九十祀
長慶集中偏屬意咸池日照草木光天門龍躍魚鰕悸
我皇英銳真太宗文武神聖功德隆黃鉞指期擒頡利
捷書先獻太安宮元和學士白居易臣非其才私有志
願隨班賀四海清續唐之歌誇萬世

劉諫議度挽詞二首

戊戌十月
二月

早習唐黃策

曾舉
制舉

中為漢輔官伏蒲頻盡節當宁極隆

寬身荷甘泉橐家唯陋巷簞清名垂宇宙猶足障狂瀾

疇昔英游後推尊行輩先班聯容接武坐立愧差肩

劉短

予長每有
鳬鶴之戲我已無如老公非不永年思賢仍感舊哀涕

兩潸然

次范至能憶同游石湖韻

己亥
五月

桃源非真亦非空幾年誤轉漁郎蓬豈知石湖天尺五
不隔三萬弱水中主公心伴白鷗沒莫莫朝朝醉花月
邇來一念了世緣蟬冕照人頭未雪如今又作衣錦回

汀洲依舊玉成堆
聞道丹青隱賢佐
白麻早晚從天來
斷章批處階重抹
敢向坐中論禮絕
午橋他日倘重陪
庶見方瞳并綠髮

胡邦衡惠淳字韻佳
什回首十年間
不知幾往
返矣
雖歲月逾邁而格律益高
降嘆不足敬

用賡和 己亥

掃迹龍門六小春
渴聞談論齒生津
築巖勲業方圖舊
倚市工夫謾闔新
百二山河行入手
三千風月莫迷人

彌縫直出羲皇上舉世終由魯叟淳

次韻王仲行尚書宿直兩絕句

己亥

東省南宮切太微夔龍行集鳳凰池更哦殿閣薰風句
坐覺微涼生桂枝

紫禁同依日月輝蒼顏獨愧羽毛奇水如明鏡雖堪俯
笑汝星星誰肯嬉

徐元敏察院調項和子中兄長篇語頗相屬今

承出使交廣次韻送行兼簡經畧劉文潛

己亥

七月
三日

少年同仕秦淮口醉裡殷勤掃花帚蒼顏白髮二紀中
夢斷賞心并折柳

金陵
二亭

菲才晚汙論思地分察久觀彈

擊手端方期不負耳目詰曲誰能學跟肘善良無憂藜
藿採讒諂有類麀麀走三年執法念少休萬里立功圖
不朽遙知二十五州民即日春風散醇酒吏驚繡斧指
東海士喜文星避南斗由來炎雲多瘴癘是處黃茅少
林數

聞繞過桂府道無林
木行人所以病瘴

自從英英賢牧至蔽芾棠陰

地無醜同年相逢定傾蓋痛飲何妨暫濡首

二兄皆善飲書

來不用詫梅花共說蒼生蘇息否

次張欽夫經畧韻送胡長彥司戶還廬陵

己亥

解印陶元亮居鄉馬少游久憐高士少今喜故人優客

至無何飲身閒有底憂自然仁者壽誰羨道家流

解印一作

投綬

劉共甫樞密挽詞三首

己亥

勲在居留地名高宥密庭旄頭期掃彗尾脩騎星不

相知由命占天忍促齡平生經濟策付與簡編青

世抱精忠節心希社稷臣拖紳遺奏日馳驛扶醫辰謹

論留丹宸清班閔紫宸

舊紫宸乃今觀文殿

史魚屍諫後聖代不

無人

芸省翻黃卷詞垣賦紫薇年華飛電過耆德曉星稀梅

閣臨風迫勝城指日歸懷賢并感舊哀涕一時揮

予同在三

館西垣梅仙

閣在公私第

兵部王仲行尚書惠詩叙近日直舍隔壁論詩

說棋之戲次韻為謝尚書近錄舊詩一篇為

贈故并及之

己亥

詩可弄萬象
碁能消百憂
苦吟復苦戰
已過心休休
自從識夫子
十閱長安秋
奇才擒衆俊
博物包九流
遊戲亦臻極
他人歎無由
腳踏軟紅塵
手把大白浮
每坐客常屈
有社誰敢投
此事聊復爾
壯懷許聞否
殺虜盧龍溝
殲羗西海頭
六奇蘊秘策
鑿壁那可偷
稍見壺子機
已知季咸儔
遂盜祖師法
敢與神秀侔
豈知念貧績
明

許餘光求故將繡段贈不責玉案酌從今空囊富免為
杜陵羞

明堂慶成二十韻

己亥九月十八日

臣恭覩皇帝陛下肇禋總章積雨驟霽星月粲爛燭
光不搖天瑞應誠輿情呼舞臣忝陪近侍抃蹈尤深
謹按皇祐大饗明堂翰林學士王堯臣孫抃趙槩楊
偉侍讀學士盛度宋祁皆進賀詩一篇今臣猥兼二
職合遵故事謹撰到明堂大禮慶成詩二十韻繕寫

上進言雖無取事則紀實冒瀆宸宸伏俟誅戮

親饗嚴三歲邦彞重九筵祖宗垂統大天地著功全惟

睿宗昭報于時辰吉蠲發揮皇祐日潤色紹興年稽古

千齡契齋心十日專揭名新扁榜

御書明堂及明堂之門

書冊屏

輦壇

竹冊御名以九月七日書

假廟陰雲剝升裡皓月圓無風搖燭

影有瑞燦星躔不值連宵雨那彰倏霽天三觴猶翼翼

百拜愈乾乾

三百行禮上拜百餘

歸次徒勞奏

初獻畢有司依舊制請歸小次上弗

許立俟亞終獻行禮

回班特許股

駕來百官例側班皆止之

賀儀隨仗入霈澤

御樓宣

禮畢即時御垂拱殿受賀黎明御樓聖躬益壯

獻胙金絲合簪花錦繡

鮮慈皇顏有喜聖考古無前

肆赦纔畢即時獻胙德壽宮禁衛皆賜花

和氣

騰都邑歡聲徧海壖祺祥應曼羨壽祿自綿延臣也菊

莢賤恩斯雨露徧執綏華蓋裏草赦玉堂邊

玉堂殿名

第頌

甘居後逢辰幸獨先四方今日靖申誦我將篇

內直以金橘送七兄

己亥十月十六日

晝臥玉堂殿眼看金彈丸禹包經歲月鄭驛助杯盤黃

帶霜前綠甘移醉後酸江湖有兄弟此日憶團欒

大兄十三

弟在表吉二兄官營
道皆此果所產之地

餞送鹿伯可致仕直閣兼簡吳明可致政給事

伯可年五十自郎曹乞休
致特轉朝奉郎除前職

垂車七十古來稀況是丁年解鞅轡神武衣冠洪景掛
都門供帳仲翁歸前銜新命俱郎宿處士儒冠總少微

李尋傳少微四星主處士儒學
之官郎中以秘閣休官故云 林下若逢龍閣老為言

台嶺轉光輝
吳希明可以龍圖閣
直學士致仕居台州

戴子微幾先運使出使湖北約以惡語送行而

未遣也佳篇見督次韻奉寄

己亥十一月

早日逍遙侍從間重來奉引近威顏倦趨北闕晨霜冷
思上南樓夜月閒直指不誇新衣繡曲臺只記舊班聯

豈知隔面心猶渴空訝相如下筆慳

某與侍郎同為禮官同為儲僚者期

歲屢請見某詩
不許卒章故云

張待制宗元挽詞

庚子正月

桂籍聲名早松門歲月賒鎮東多惠愛使北有光華豈
料尋春騎翻成會葬車珠園舊亭館細雨泣新花

進讀三朝寶訓終篇賜宴賜賚謝恩詩

庚子五月初四

日

藝祖提劍開八荒太宗混一垂衣裳真皇破虜神武揚
夷夏億寧法度彰寶訓成書紀宏綱有典有則萬葉昌
憶昔壬午神龍翔季秋庚子辰集房肇開講席臨青箱
赭袍玉斧光照廊台司夾侍書案黃翰林進讀天容莊
微臣簪筆近玉牀親聞玉音義甚長君子小人初何常
非關時運弱與強祇係人主所否臧當年記注此特詳

紹興壬午九月庚子初開經筵亦召宰執聽講書洪遵初講三朝寶訓第一卷至太宗問呂蒙正君子少而小人多蒙正曰此係時運咸衰陛下宣諭云不然願人主好惡何如耳臣時為侍立官退以聖語載起居注中

往來寒暑今一章牙筦謬執心徬徨終篇正值恩德洋

道山賜筵酌天漿宮花壓帽羅絲簧硯來復古翰墨光

臣所得端硯刻復古殿三字

馬出帝閑真驪驢閩山正焙隨寶香君

賜如天不可量歸美獨愧詞荒唐恭惟聖治超百王夙

夜基命不敢康文德既修狄可攘俎豆永掃莠頭芒三

聖勲烈同煒煌萬年億載娛慈皇

文忠烈公居洛有丙午同甲會詩今執政府凡
三位樞密使王季海參政錢師魏先在焉前
歲夏某忝參預連牆而居適然齊年時號丙

午坊次文公韻柬二公

士寅春

四公八十會伊川盛事于今又百年豈意蒼顏華髮叟
亦陪黃閣紫樞仙府居未至容連棟班路前瞻愧比肩
丁丙連千支合德君臣慶會豈虛傳

上丁未生

慶東宮生辰

士寅九月

聖祖基長發皇家慶遠覃金輪常御極銀榜夙占男莫
節辰遲五莩階英度三英姿同父祖秀氣集輿堪仁孝
由天縱溫文亦性誦兩宮今並事三善此誰慙玉佩班
昕肅牙筵道日談儉寧從節苦正每斥言甘甲觀蘭開
殿南陽菊映潭名參周發頌壽百古彭聃政省叨我弁
宮僚阻盍簪賓筵應秩秩鐘鼓夢齠齔

龍圖閣直學士吳明可弔挽詞二首

癸卯

冠掛十年餘齡周八秩初錦囊遺藁富紫橐賜金虛似

白猶希白如疏更景疏

公所居東西軒名

清風并亮節付與汗

青書

憶昨經洪井連朝點玳筵東湖波浩蕩南苑月嬋娟偃

飲驚三雅蛩吟羨百篇祇今悲舊事何日奠新阡

昨公新築

南園屢陪夜飲坐間示所和歸去來及詩詞甚多

和龍舒兄春日出郊韻

甲辰

庭束蒲鞭吏晝閒禽聲人語兩關關郊垌戎隊穿花裏
阡陌兒童戲雉間禪語屢題投子寺仁風常滿皖公山

荐書聞道交宸几尺一封泥合錫還

敷文閣學士李仁甫挽詞十絕

甲辰

萬古仇池一老僊前身遊宦憶西川令威化鶴空千歲

何似重來十五年

東坡辛巳年薨
公己未年生

父子才名震蜀都家風人道似三蘇不知岷嶺英靈氣

底向眉山特地殊

經學淵源史筆高文章餘力埽風騷紛紛小技誇流俗

磨滅身名笑爾曹

頻駕輶軒折左符直從梁益到江湖棠陰處處留遺愛
芹泮人人憶大儒

鳴佩甘泉不乏人誰能博古復道今直如汲黯非遊俠
忠似更生不鑄金

千卷長編已刻閩爭傳副墨價兼金冠篇不得同迂叟
遺恨猶應記玉音

上許御製
長編序

是是非非口即心掃除人偽只天真身全五福仍通貴
造物因公勸世人

病後精神更湛然掛冠剛欲及生前去來自在渾無礙
撫掌僧徒浪學禪

蓬監曾叨繼後塵史闡何幸對題名菲材自是無能役
太息難忘故舊情

我畏譏讒口屢緘獨公嗜好不酸醎每傾苦酒思談笑
萬里何由奠巽巖

讀樂天詩戲效其體

乙巳秋

側足二三神平頭六十人胸中永與炭鏡裏雪兼銀豈

有花經眼何嘗酒入唇勞生成底事何不早抽身

三月六日中宮生辰二府例以前四日就孤山

四聖觀設醮泛舟至玉壺環碧園因記歐陽

公治平三年丙午歲上巳和韓丞相詩謂是

歲始頒明天歷三月三日丁巳故有節正須

知鳳歷新之句今歲亦逢辛巳而又歲皆丙

午誠異事也輒借原韻賦詩一篇簡諸公

乙巳

東華正踏軟紅塵却趁西湖祓禊辰歷似明天時令正

春逢閏歲物華新
流連花柳輸豪俠
判斷湖山愧隱淪

尚擬鳴鑾一遊豫
還陪英袞奉嚴宸

每歲三月
駕必出郊

高宗皇帝挽詞二首

戊申

社稷興中否
干戈靜四溟
生年同藝祖

丁亥慶壽似慈寧

皆慶八十八

人憶庚庚兆
天垂九九齡
向來懷夏禹
今祔越

山青

建炎登稽山間有御
詩云懷哉夏禹勤

太極乾元父
清都大帝宮
宴酣忘御駿
仙去任遺弓
音

遏思堯顒旻
號泣舜瞳孤
臣臺閣舊淚
血灑春風

文忠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八

省齋文藁八

宋 周必大 撰

古律詩三十五首

起淳熙己酉止紹興癸丑
廬陵 長沙

陶淵明有己酉重九詩一首某以此年此日舟
次吉水距永和財一程耳輒用其韻先寄二
兄十三弟并呈提舉七兄

王觀十五載歸來稀舊交我鬚昔已華今茲固宜凋去

國甫重五還家脩登高永和有兄弟咫尺如烟霄緬懷
江東使地遠心更勞遙知上翠微江山勝金焦豈無茱
萸酒望望心鬱陶相從會有日永矣非一朝

贛守鄭舜舉寄詩酒於答書中就附四句

已酉

十七篇詩酒滿壺贛州風景塞繩樞詩中有畫今摩詰
安用當年八景圖

南園築小堂鄰里侯暘獻上梁文戲成小詩紀

實解嘲

已酉

半畝園林數尺堂
凡花踈竹小池塘
平泉綠野休相笑
事業功名合自量

郊居三池皆種蓮
自五月開至七月末
無日不

寓目今得七兄秋浦佳篇
謹次嚴韻

庚戌

雲錦撐舟引興長
冉香回首惜年芳

辰陽郡池有冉香亭夏則與兄同遊

今四十五年矣
碧筒擎雨時傾蓋
紅旆搖風暫亞槍
近渚何勞

攀太華真妝應笑弄
西涼夕蟾忽散金
千炬歸夢依稀

到玉堂

和七兄秋浦韻

庚戌

遵渚遲魚素巡簷驗鵲占江雲懷李白籬菊詠陶潛句
好邛容畫才高却道鹽皇華聊吏隱清論付廷僉

次七兄韻題二兄靜明閣

庚戌

堤有芙蓉沼有蘗東西精舍直平湖市朝間濶聊中隱
山隰橫陳豈子都杖屨意行非得得輪蹄心遠任區區
休窮眼力為疆界且把詩篇替畫圖

七兄以庚戌重陽前解江東常平即沂江而歸

先寄二詩次韻

早日常同席中間屢話離
呂梁今破夢曹發共深期
菊圃新開徑茅齋正築基
不妨風雨夜酌酒更論詩

春駕輕車上九華
秋乘大舸泝風沙
欲拋彭澤追元亮
何待龍山宴孟嘉
行止非關人力勝
清平自有部民誇
征帆衝雨何時至
東望牙樯眼屢花

廣西漕屬呂君祖平以其六世祖文靖公及五

世伯祖惠穆公帖示周某敬題其後

辛亥正月

世臣本非喬木故笏真是甘棠奕葉鈞樞翰墨寶章何
媿諸王

送劉公度縣丞赴江陵

辛亥二月晦

投分復連牆閒居味更長送春慵斲句惜別怕傳觴我
正羣麋鹿君當騶驪但令同臭味不必共行藏

太和芍藥最盛有紅都勝黃樓子為之冠昔山

谷常宰邑篇詠極多獨遺此花四月八日與

諸友共賞戲成小詩

辛亥

紅勝依稀如魏紫
綳樓彷彿似姚黃
元豐詩尹渾無語
豈是參謀闕海棠

簡提刑吳大卿宗旦二首

辛亥六月二十五日

瑞節頻移意可知
西川西廣又江西
蘇黃到處君行部
物色分留待品題

堆勝橫看白鷺洲
青原穩著釣臺幽
魯公翰墨師川句
訪古何妨與一遊

權州楊倅子直方以詩惠鶴雛次韻為謝

辛亥九月

十四日

未解連軒賦鮑昭且陪茫蕩醉東臯初非日浴身原潔
何待天冲志已高羽服便能隨羽扇霜翎正合伴霜毛
使君今是除州守會宴雲龍樂且遨

比承諭云東坡白袍鵠立之句退閱篇韻謂鵠似鶴
長啄音胡篤切疑是二物至莊子鵠不日浴而白陸
德明音義直云鵠又作鶴並音胡洛切則又以為一
物矣今類書數種雖分兩門然其所引事却往往互

見漢紀謂黃鵠大白鵠小而武昌又自有黃鶴樓不知竟如何豈所謂鵠鶴各有五色耶更賴垂教

吉水周中顯秀才相識二十餘年來求永新譚

煥主簿榮壽堂詩為賦一首因以勉譚

辛亥八月

三
日

憶昨淳熙躋壽域東朝長樂慶七十譚家有子列冠裳
翁媪同時應命秩兩宮今奉慈福宮萬有千歲三宮同
十年一講慶壽禮老人版授方重重煥也曾試南宮裏

一第終當恩子耳從今更闢榮壽堂他日郊封詔填委
安福宗子師共兄弟五人作慈順堂養母求詩

辛亥

五竇曾誇擢桂枝從今天族更光輝會看鼓吹喧龜洛
何止三人從伏妃

送廣西譚景先經幹兼簡趙帥思朱漕晞顏

辛亥

八月十七日

舊歷南流上海航今經鐔背下灘江元戎正直詩書帥

廉使曾臨父母邦

朱曾知吉州

不憚客從南去稱要陪驛召

北來雙水衡自古同承拜
豈必紅蕖映碧幢

永和鎮曾奎季高明秀樓

辛亥臘月

心得高明趣樓開井邑間
巡簷風與月隱几水兼山
景物因天巧軒牕占地慳
寒暄俱可至徙倚不知還

次韻馬惟良亦樂園

壬子

滿腹詩書却灌園
固應浩養百憂寬
竹林松徑長蕭爽
柳色花光自際蟠
貢焙延僧春泛雪
鄉醪醉客夜傾丹

當年悔不分銀菟空把新詩反復觀

乾道間予得郡富沙不赴

紹興丙寅侍伯父赴辰州宿長沙驛今四十七

年驛敝重修感舊成詩錄呈子中兄并示子

開弟

壬子

朝宗元以汴為京閩廣江湖此問津南渡苦無三宿客
北征時有五溪賓壯遊我亦深懷舊傳舍人皆勸作新
契濶誰憐今四紀欲論前事只三人

寄題張元善總領新作楚觀

壬子九月十六日

章華蕪沒岳陽城風月還從此地分目極洪流江接漢
胸吞大澤夢連雲年豐棲畝糧盈野士飽騰槽馬軼羣
收取關河報明主雲臺烟閣佇奇勲

程元成待制書來序別圃攬有亭葵心秀野二
堂之勝見索惡語老病不暇徧賦謾徃一篇

壬子九月
二十一日

燭引金蓮白玉堂宮垂銀榜左春坊毛曾九倚黃門樹
武子今封召伯棠

給事項將湖南
漕兼帥事

攬有美君花竹秀課

無憐我簿書忙欲知兩地相同處亭午葵心向太陽

寄題永新張氏無盡藏堂

壬子下
元節

山間明月江上風取之不禁用不窮仇仙一發醯鷄蒙
徃徃擇勝貪天功斯堂飛梁挾雙虹坐客常滿尊不空
翰林主人極形容無奈圓缺雌與雄豈知清却廣寒宮
默存身已遊其中長春不夜四序同禦寇法善聊相從
紹興三年十月丙辰長沙郡貢士三十人于公

堂太守周某賦詩一篇代鹿鳴之歌

風雅因遺楚離騷遂變相江山清得助日月爛爭光之
子俱勅敵斯文合擅場三元猶未遠準擬再名坊

次韻謝豐叔賈運使

同前

錦衾留畫省繡斧上清湘儒以真無敵臣於遠有光二
天臨宴席五字冠文場畫接行蕃錫權奇下八坊

十一月廿七日劉公度徐用之許相過公度居
憂止酒用之偶食素適有餉小春團茶者因
成拙詩奉簡

平日何曾忘穆生如今胡不飲公榮頗嫌性僻嵇中散
為怕情傷阮步兵美意政須羨碧澗衰顏聊復飯青精
更攜天上新圓月同試沙瓶雪水清

昨夜微雪

資正殿學士蕭照挽詞二首

壬子

科甲早巍巍官曹總帝畿聞嘗森畫戟畢竟踐黃扉衣
鉢傳兒輩

令子亦上
五名及第

笙歌徹妓圍百年盈省陌何翅古

來稀

共政時雖少同朝日最多聯鑣趨鶴禁列饌噉鷄窠

東宮

會食公不食鷄問之不答予笑曰公生丁酉必是故平
也他日當長壽為鷄窠中老人大父矣相與大噱
昔顏常好歸來鬢未皤飛昇尋乃祖示病笑維摩
公乃同郡
玉筍蕭仙之
後其薨無疾

寄題謝昌國尚書桂山堂

壬子

京國新如桂家山桂滿林葉留經歲碧花雨盛秋金作
楫商舟穩為梁漢殿深幽香宜自閔莫待斧斤尋

任漕子嚴詔挽詞

癸丑

壯志宵興着祖鞭雄詞銳欲勒燕然一生僅踏金門地

半世嘗遊玉笥天勝墅基高無敵手奪袍句好有新篇
高風堂上凌雲閣誰復觀梅月照筵

程元成待制寵示和篇其自序用樂天尹洛并
一漁翁事可謂精切嘆服不已再次韻奉酬

癸丑
三月

侍冠早已掛朝堂鄉縣榮標畫錦坊尚記香山曾尹洛
更同魯國欲漁棠春風醉客金絲緩夜燭彈碁玉石忙
應笑汲卿猶未去強扶衰病理淮陽

胡元之提刑寺丞迂途相過寵示二詩次韻為

謝兼簡趙再可經畧張君量運使

癸丑十月十五日

惠政郡州楷清名萬戶傳南郊需按察北闕正詳延契

分元重複

先德與僕嘗僚金陵先兄袁州使君復同官于婺其後遂忝同朝比復修維梓之敬謀同

甲之

封疆互接連

廬陵廣西皆與湖南接壤

勞歸知有日還佇楚江

邊

外計初馳傳元戎久奏功馬牛非北海鷄犬是新豐梅

萼三冬綠榴花四季紅

見虞衡志

德星臨越分桂海即吳中

三賢皆
居浙西

送孫從之秘監歸朝供職

癸丑十一月
二十一日

蚤看鵬鵬萬里風晚陪劒履大明宮誰知九郡提封廣
還許三年使事同我合掛冠尋舊隱君當補袞用新功
中興盛事人應說五紀吾邦四少蓬

臘旦大雪運使何同叔送羊羔酒拙詩為謝

癸丑

十二月
二日

未雪兵廚已擊鮮雪中從事到尊前淺斟未辨銷金帳

快瀉聊憑藥玉船

東坡黃州詩試開雲夢羔兒酒快瀉錢塘藥玉船

醉夢免教

園踏菜富兒休詫饌羅羶爛頭自合侯關內何必移封

向酒泉

文忠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九

省齋文集九

宋 周必大 撰

賦 詞 銘 頌 贊

夢仙賦

歲直執徐月旅無射佳哉秋氣適此初吉欣涼颺之却
暑假午枕以自逸一性融兮蝶化萬籟靜兮龜息不噩
不驚非想非因倏戾止夫邃宇恍前瞻乎異人松姿鶴

骨谷虛淵停方瞳瞭然列仙之真者耶肌膚冰雪姑射之神者耶予方徘徊眩駭屏息却立已而蓋雲合車轂擊嘉賓至初筵秩既啣杯以相屬俄陳疑而互質則有辨博之客誦言越席曰惟主人形與神一必能超百塵之數通紫庭之籍其致此也亦有術乎主人唯唯客曰東海之山玄都之關峩嶭錦屏之西羅浮岫婁之南羣聖窟宅乎其中大藥羅生乎其間安邦煉五石之精葛洪成九轉之丹桂父食桂而蟬蛻涓子餌朮而鸞驂陽

陵則石脂度世赤湏則栢葉超凡苟邂逅其刀圭斯可
酣已華之髮而駐將老之顏矣君亦有所遇而然乎主
人顰然而笑泛然而語服食之法蓋道之粗諒假是以
佐功詎執斯而為主且客見夫辰錦之丹砂連韶之石
乳乎箭鏃驚管世不乏取逮仙茅與芝苓詎終物而遽
數倘資藉以引年是家松喬人鍾呂也得毋與徐市盧
生之罔祖龍文成五利之欺茂陵者伍與僕是以不釋
于吾子之言客曰沆瀣夜飲朝霞晨餐返七還九守一

存三挹靈液于玉池下澗流于丹田交梨火棗茂其本
黃芽赤水豐其源遁堪輿之常數盜陰陽之純全意王
喬羨門山圖赤斧以是為金丹之祖長生久視之先也
君其舍旃主人曰客觀其微矣而未臻其妙也莊生不
云乎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導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必欲從笙鶴
跨鯨鰲友子晉儷琴高茲豈能彷彿其秋毫也哉願至
此而進乎道客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

默默彼淺昧之莫知汨聲利以自賊至人則不然健羨
聰明去于內榮華滋味徹于外不將不迎淡以遊心爰
清爰靜漠以合性此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之道也非
衆妙之門耶主人曰如客所言槁木耳寒灰耳若夫乘
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槁木寒灰云乎
哉客乃茫然失措赧然自顧頃而言曰蜉蝣不知龜龍
者其智眇也鸞鳩不知鷗鴈者其見小也惟先生幸詔
之主人曰子來前夫不養其心不足以保性命之真不

致其誠不足以贊天地之生養心之體子既言焉致誠之用吾將傳焉必孝于親必忠于君推隱德以及物崇陰功而利人惟不欺于方寸尚何有于飛昇遠莫暇夫殫述概吾陳其至近旌陽之許嵩山之靖內養心而全道之真外致誠而積已之行職纔尹于一同澤遍加乎百姓匪外騫于末術卒參華于仙聖推而上之說相武丁既以此道而有天下遂騎箕尾而比列星率自根而自本配霄極以長存子于我乎有疑請考古而驗今于

是客撫髀而躍曰吾得之矣乃庸作歌以侑芳醴歌曰
功行三千積多生兮帝賚良弼佐武丁兮萬有千歲壽
而藏兮層霄下土去來何常兮又歌曰鬱羅玉京君之
朝兮環珮鳴崑崙縣圃君之遊兮鸞鶴舞天風兮冷冷
吹羽蓋兮飄霓旌雲車兮氣馭凌倒景兮周上下音戶覩
方士之遑遑兮欲登真其何路主人欣然為客滿觴予
亦破夢亟紀其詳蓋非獨關子房之辟穀亦所以救昌
黎氏之渺茫也

胡廉夫哀詞

彼美人之狡好兮，美容與乎江之岑。纓衡莖之芳澤兮，
扈葭芰以爲襟。初篤好此奇服兮，企高丘其嫁旃。稀膏
棘軸曰：余遐征兮，莫掣曳而疾顛。理桂楫與蘭櫂兮，波
瀾洞而興前賓。鴻跼跼其遵渚兮，鷺鷥安翔而戾天。茹
余心其何郵兮，蹇前跋而後蹇。將賞音之不逢兮，抑鑿
枘之不契。畦水臺且雕欄兮，胡繩沓興偁。不睨壁假敞
帚，曾不吝兮。顧瓴甌其韞匱，駟三世以冰炭兮。固無忤

乎君之棄均內外其不免兮尚何擇乎豹毅媒梟鳩其
亦可兮繫後日而恐悔及歲序之未晏兮深藏余不嚮
忱潔饑以為蟬兮寧醎領莫予毒蜣螂果其腹兮則余
心之所忸不我由其亦已兮又奚必懷沙且占鵲棲衡
門其苟安兮無庸乎靈茅之卜也憺遯世以無悶兮其
亦律此俗也羲和奚而不淹兮晷奄奄其即昧谷也喟
長夜兮不可晨憯莫知兮莽愁辛望夫君兮已遠靈昌
日兮來返咨競爽兮二惠尚修名兮悠緬

楊圖南鑑閣銘

人以水鑑可燭鬚眉微風過之則我娛嬉孰推此心內
明自照古今湛然是謂觀妙

胡謙甫家藏硯銘

郭明叔內翰玉堂所用硯紫質而雜以青考工記云
青與赤謂之文蓋文字之祥也郡人胡謙甫藏之屬
某為之銘

青紫可拾硯之質金鑾夜直孚號出郭昔胡今在斯文

翼命重申此其徵

雙栢頌

乾道二年

侍讀胡公去值夏之三十年始葺舊第而居之頗視異
時手植草木十不一在惟門術之右雙栢凜然同本岐
枝對聳交茂公指謂客茲土墟于盜也久矣而栢獨存
真後凋者哉客曰不然惟公之德可況有五其存也固
宜棟梁之器雖小已異袁司徒之言公生視之置于平
地千丈日至昌黎伯之論公學以之雖坎壈于中年亦

殊群而挺正逮茲時之重芳叶江夏之流詠瞻漢臺之
列樹棲晨暮之慈烏方弄印而闕長諒匪公其孰居既
扶持以神明必君臣之際會告成功于歲寒非武侯吾
誰賴且夫抗疏紹興其砥柱乎立我大廈其該輔乎雙
榦之祥又何著耶不然是栢也雖非霜雪之可移設若
燎于熟屬薪以莢兒殆與蒲柳等爾具免佇立而吁怪
者幾希夫然故客譽之非訛也公受之非過也言有不
足誦以播之其詞曰公之居兮畝宮公之材兮棟隆尚

封植乎此木以無忘夫角弓

周德友真贊

眸面盎背君子之容秀眉豐頰文雅之風冠裳巍然宜
在金馬庶幾高彪以勸學者

盧溪先生王民瞻真贊

嘲弄萬象雕琢天和不見詩人未老鬢皤先生九十乃
爾顏醜窮則追澤畔之吟達則和沛中之歌人徒見其
善者機吾獨喻之井無波蓋風被而文成非月鍛而日

俄雖以此千二百歲可也彼造物者其如予何戊子八月一日

王日休贊

龍舒王日休字虛中儒釋兼通嘗為六經語孟訓解至數十萬言尤篤信淨土之說嘗以特奏名入官棄不就飄然訪予于廬陵方為學者講易一夕厲聲云佛來佛來即之逝矣享年六十有九謝君承宗趙君公言暨好事者持其像示予乃為之贊

皇皇然而無求惕惕然而無憂閔顏風之莫救攬衆善以同流導之以仁義之原誘之以寂滅之樂世知其有作而莫識其無為故中道奄然而示人以覺覺

施聖俞參政真贊

巍巍堂堂民之表儀磊磊落落邦之著龜人云廟廊之具自謂巖壑之姿節文斯二者一言以蔽之蓋將二十四考于中書然後千二百歲而不衰乎淳熙丙午三月十二日書

侍讀學士劉公真贊

辭章秦漢不踐內制才識班馬不為太史蓋時通而命
塞亦名高而衆忌雖然問學如歐九而咨其博英傑如
蘇二而服其氣茲所以為公是也與紹興三年三月三
日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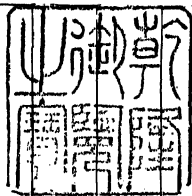
中書舍人劉公真贊

中朝大議專以正對名邦宅牧輒用德最如叔向之遺
直兼子產之遺愛此非叔貢父耶有諸中必形諸外也

紹興三年三月三日書

墨莊陳夫人真贊

賢哉夫人克相其夫以墨為莊非田之腴壽考蕃昌百
世苗裔陶母同邑其後身乎



文忠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十四

十四至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傳熊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_臣李巖

謄錄監生_臣于時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十

省齋文集十

宋 周必大 撰

省試策三道

紹興二十一年

第一道

史稱文帝比成康孝宣比商宗周宣當否何如

對

欲知帝王之心者必考其所學之道欲知帝王之治者

必觀其所任之人在昔唐虞三代之君以若稽古之學
迭相授受舜之用中堯實畀之禹之執中舜實畀之其
在成湯所學者建中而已其在文武所學者皇極而已
所謂變詐之術慘刻之法未嘗著之于心宣之于口是
以治效純粹名聲彰聞載祀千百竟然不可企及則其
所學之道為何如耶若皋夔若稷契若伊尹周公咸以
聖賢之資輔弼之任或陳九德或諧八音五教于此而
敷百穀于此而播一德足以致天心之格大勲足以光

盟府之藏是以都兪而萬邦乂優游而百度舉經傳之所載先民之所談鏗錡炳耀盪人耳目由今望之若神人然則其所任之人為何如耶帝王既熄降及西漢言治者必以文帝宣帝為先一時治績著在史冊班班可考觀其親飾子女結匈奴和親之好大明信義致單于渭上之朝偃兵息民人以寧謐可謂有意于撫綏之方矣聞賈生之言則前夜半之席嘉黃霸之治則增潁川之秩才能類進衆職修理可謂有意于任用之術矣開

籍田以勸農舉孝弟以善俗總核名實信賞必罰可謂
有意于設施之要矣然究其終始推其功效往往得于
此而失于彼舉其小而遺其大故制度可修也而文帝
未嘗修德教可任也而宣帝未嘗任彼豈憚于有為而
甘于自棄與蓋其所學非帝王之道而其所任非帝王
之佐故也何以言之人君之所為係其所學學于帝王
則足以成帝王之治學于駁雜則足以成駁雜之治如
符契之相合如影響之相隨有不可掩者文帝所學者

何道也刑名之道也宣帝所學者何道也雜霸之道也夫惟二君所學如此其能如帝王之存心乎愚故曰欲觀帝王之心必考其所學之道者此也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必有賢哲為之左右然後可以大有為于當世如股肱元首之相資如風虎雲龍之相從有不可廢者文帝所相者何人也木納之絳侯任氣之申屠嘉而已宣帝所相者何人也好嚴之魏相不事之丙吉而已夫惟二君所任如此其能繼帝王之盛治乎愚故曰欲

知帝王之治必觀其所任之人者此也夫文宣之學既如此文宣之佐又如彼其有愧于三代之事業不必學士大夫乃能知之雖三尺之童亦知之矣孰謂班固負良史之才當筆削之任而昧于此乎請為先生申其說夫周家之治起于文武而大備于成康之時漢氏之業創于高惠而涵養于文帝之世然則成康也文帝也皆守成之君也孟堅于是稱之曰周云成康漢言文景蓋論其守成之時相類如此非謂其心之所存治之所致

可以比夫成康也必欲責文帝以禮樂庶事之備其如
無成康之學何其如無成康之佐何商周中否王業掃
地賴高宗宣王而中興漢武窮兵海內虛耗賴宣帝而
復振然則高宗也宣王也宣帝也皆中興之君也孟堅
于是贊之曰可謂中興侔德商宗周宣蓋論其中興之
效相類如此非謂其心之所存治之所致可以比夫商
周也必欲責宣帝以嘉靖商邦明文武之功業其如無
商周之學何其如無商周之佐何嗚呼世已遠矣二帝

三王之不可復見矣有君如文帝如宣帝猶以所學非其道所任非其人遂不足為純粹之治況于晉唐之陵夷乎必欲舉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又得臯夔稷契伊周之臣則千載一時端在今日恭惟主上擴帝王之量以撫寧方夏體天地之德以覆育群生綿宇固已阜安民心固已愛戴方且日與一德大臣緝熙百度潤色洪業可謂得帝王之道而又得帝王之佐矣美計見效豈矣劉之君敢冀其萬一哉是以執事先生推天保報上

之誠作為問目俾諸生兼舉而畢陳之夫西漢撫綏之方任用之術設施之要凡得失優劣之可言者愚蓋詳言于前矣至于今日之治可得而形容者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姑取詩人之頌以配當今之治庶幾乎美盛德形容之義迹夫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則時邁之頌可以形容矣多黍多稌亦有高廩則豐年之頌可以形容矣郊祀天地產祥降嘏則願獻成命之頌可乎設業設簋肇新雅樂則願獻有瞽

之頌可乎籍田所以勸農也何愧乎載芟之所作原廟所以奉先也何愧乎絲衣之所陳興崇太學足以掩在泮之美務農重穀足以掩在垆之頌至若躬祀太一祈民福也禁止漁捕遂物性也捐減田租裕民力也判定法令明國章也是以仁增而益高澤厚而愈深歡頌沸騰和氣充溢上焉日月星辰順其序下焉鳥獸草木安其生自非吾君之仁吾君之德則何以臻之若乃運至化于一堂之上納生靈于太和之域熙熙怡怡使百姓

日用而不知謂帝力何有者則又非諸生所能形容也

第二道

春秋賓禮人才之優劣

愚嘗讀周官之書見其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六卿之長
各帥其屬治教也禮政也刑事也其任既殊所掌亦異
獨于賓客之禮則聯事合治不專主于一職故太宰百
官之長也而以禮待賓鄉師地官之攷也而曰州共賓
器賓禮則以親邦國春官固加詳矣候人以帥方治夏

官固有司矣行人之職載于秋官圭玉之制掌于玉人此其大畧也若夫待之以四郊之賦共之以外府之財燕饗有儀賀慶有禮散在百官者又皆繼祭祀而言之

一何待之如是之厚紀之如是之詳也耶此無他玉帛交贄有國盛典方將轉戰爭之事而為揖遜之禮釋甲胄之器而為俎豆之容使神州有磐石之安而甌脫無風塵之警其待之厚而紀之詳不亦宜乎惟其如此故當是時上焉卿士之在位者下焉俊秀之在學者往往

目熟乎待賓之儀耳熟乎待賓之樂周旋進退勞贈酬
答無不洞達于胸次一旦馳四牡之車挾英蕩之節或
賀慶以贊諸侯之喜或蒞盟以交鄰國之歡則無非專
對之才無非膚敏之使又豈有不忠不信者哉又豈有
失節辱命者哉下逮春秋之世諸侯暴橫爭戰相尋其
棄先王之典籍如弁髦土梗固不可與成周之盛同日
而語然而故國喬木風烈尚存執斧伐柯其則不遠如
叔孫穆子之聘晉也聞燕享之歌奏而有不拜重拜之

別是所謂識君臣之體者也五善之獲其庶幾乎叔弓之聘晉也郊勞則辭致館則辭是所謂知謙遜之禮者也膚使之美其庶幾乎叔向聘楚而問無不知是不辱命者也士起朝王而辭不失舊是又能專對者也以區區之鄭猶多君子故廷勞衛侯則太叔簡子之才見稱于北宮郊餞宣子則子旗子柳之賦亦盡于此與其于交際信可觀焉雖然有所謂全材有所謂一偏之材成周盛時但見皇華之遣使四牡之勞還而未嘗聞以一

善之美一言之能取重于世垂名于策者非無其人也
全材既多不可勝紀故也春秋之世則不然一善必聞
一言必著故長于斷事簡子以之長于應對太叔以之
必欲責簡子以應對責太叔以善斷吾恐尺有所短矣
推是以往則穆子之五善未必有叔弓之庸美叔向之
不辱未必有士起之專對不謂之一偏之材可乎嗚呼
驂騑不生凡馬可以當上駟梗楠不出中材可以為巨
用惟春秋禮典湮滅人材難得故數子得以擅美于當

世而垂光于後代使當成周之盛則家家自以為稷契
人人自以為皋陶固未容佼佼錚錚獨有聞于世也恭
惟主上好生之德保養生靈不殺之武輩固丕緒爰自
睦鄰修好使命交馳禮樂之光華庭寔之旅百視前古
為有加焉則凡被出疆之選膺杖節之寵者無非忠信
威儀之士辨博通敏之材蓋已遠邁春秋之時而亶亶
乎成周之盛矣執事先生親執文柄發為問目以為諸
生異時或啣命而出必能增重國體且舉春秋數子俾

品藻而備陳之願惟竅啟何足以預此然蒙被教育之久鼓箏學校之間竊聞朝廷待賓之重與周匹休朝夕之所觀感朋友之所講習亦云熟矣所謂交際之道非曰能之蓋亦不敢自處於春秋數子之後惟先生其進之

第三道

務農

敦本之道莫大于務農務農之要莫先于戢兵何則邦

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之多寡不在乎他不在乎農而已農之勤耶則萬箱之積可坐而致農之惰耶則九年之蓄無自而成為民父母苟能旌其勤而賞之覈其惰而責之則非特百姓之足也而國用亦足焉非特國用之足也而禮義可興焉愚所謂敦本莫大于務農者此也雖然上有務農之意而不知有戢兵之道則雖督之勤勤勸之諄諄吾殆見其力勞而效寡矣何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也為民父母苟能

懲忿而窒慾偃武而右文則向也荷戈之士可使轉而
為抱耒之農向也戰爭之場可使轉而為膏腴之壤于
斯時也民安其生農復其業上之人雖無事于勸猶將
勉焉况又督之勤勤勸之諄諄耶愚所謂務農莫先于
戢兵者此也三代而上遼哉邈乎未易槩舉姑以成周
之法質之昔者成王繼文武之緒又得周公為之佐兵
已戢矣天下已定矣于是念稼穡之艱難思先公之遺
訓置地官之職嚴井田之法觀其百畝為夫三夫為屋

三屋為井井方一里是謂九夫而八家于此共焉各受
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然後大司徒領之以職事小司徒
領之以貢賦遂師巡其稼穡遂大夫稽其事功凡田之
不耕者則使之出屋粟以罰之夫惟勸之如此其至也
督之如此其嚴也借有惰農亦將鞭其後而恥躬之不
逮況于深耕易耨之毗乎家給人富無足怪者向使成
王周公不以生民為念而以黷武為心則轅門之士衆
而南畝之人寡轉餉之用廣而倉廩之蓄微雖有井田

鳥得而耕諸雖有穀粟鳥得而食諸吾于此益知務農之道非戢兵莫可也我國家列聖相承仁德昭著知敦本莫大于務農也于是乎行勸課之令若帥臣若漕臣若守若令皆以勸農為職則敦本之意可見矣知務農莫大于戢兵也于是乎力戒征伐之事澶淵之役非武之不振也恐南北之民不得盡力乎耕耨故也元昊之和非威之不立也恐西人之子不得盡力乎耕耨故也卒之倉廩充盈禮義興行政教以平刑罰以清非戢兵

之效與迨于主上握圖御極述追先志擴聖人之度締
北道之歡詔書數下專以便民為務比年以來人有恒
產地無遺利金穰屢應百穀用成古所謂天下有道却
走馬以糞田其在茲乎執事先生尚患大江以北田疇
未闢欲倣成周下劑疆宇之制俾民樂于開墾特垂明
問俯詢末學自非上體聖君之德意而下欲知農之勤
惰則何以及此側聞邇者因守臣之請復力田之舉置
以學籍誘以爵祿益將勸天下之農復兩淮之舊也假

以歲月則耕者四歸皆願出于吾君之野萬億及秭翹
足可俟又何必下劑以致之疆宇以任之如遂人所載
乎若夫魏文當戰國之際兵革不息民皆失業故李悝
畫為盡地力之教漢武當窮師之後海內虛耗飢饉荐
臻故趙過平都令光之徒或為代田或以人輓是皆權
一時之宜救不足之弊所謂積之涓涓洩之浩浩殊不
知兵戢則農富農富則用足紛紛之法果何益哉今必
欲舉是道以為盛時獻亦何異時雨既降而欲進灌溉

之利日月既出而欲揚燭火之光其惑也甚矣執事以
為何如

文忠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十一

省齋文藁十一

宋 周必大 撰

試館職策一道

近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周某程大昌
並召試館職劄送院者本院已選定今月二十
四日早引試今撰到策題一道謹錄呈進如得
允當乞速批降付學士院施行奉御寶批依
紹興

庚辰
九月

問祖宗以三館育天下之英才推擇之重視漢
之藏室唐之瀛洲為不足道故必閱試其人然
後命之則有事于此者非但若場屋進士以為
取科級而已今天下之事多矣而其大者三焉
曰兵曰吏曰財兵自比年徂于無事閱習之不
以時養養之不以道將姑息而不變與則懈弛
因循不足以致一日之用議者或欲汰癯弱革

濫冒作而新之則張皇紛更之虞在所慮吏員
猥并文武官在選過二千輩率以三人守一官
而不足置之而不問與則淹滯失職非所以待
四方之士議者或欲裁任子柅流品改而張之
則少恩變古之譏在所恤歲入有限調度日增
有司供億之不支民力困匱而無已一意于愛
民與則養兵贍國不能以為卒歲之計議者或
欲謹逋歛嚴征權權以濟之則竭澤無魚之憂

在所先此皆今日之急務吾君為之寢而不寐
當饋而嘆亦學士大夫所宜有獻也願聞至當

之說將以復於上

翰林學士
洪遵撰

對有弊可言不害為治無弊可指君子懼焉昔賈誼太
息流涕于文帝之時而牛僧孺稱太平無象于文宗之
世漢宜衰也而禮義之俗成小大之刑措唐宜盛也而
太和開成之政後世可傳焉善觀時者必有攷于斯矣
吾君躬聖神總萬邦旰食而宵衣任賢而使能勤儉修

乎一身仁心乎乎遐邇凡可以為民興利而除其害者
患弗聞耳一聞焉未嘗弗行也道純德厚元元幸矣願
天下之事猶有可言者焉蓋除患禦侮莫如兵而選練
之未精趨事赴功莫如吏而猥并之未清足國裕民莫
如財而邦賦之未盈大臣之所謨謀侍從之所獻納臺
諫之所論列至詳矣芻蕘之賤其能默默乎自戰國秦
漢以來其興衰治亂鮮不以兵而其節制訓齊則係于
將今不察將之能否而惟兵之衆寡是問其可乎晉文

公之伯也車七百乘耳然少長有禮卒成大功至昭公
平丘車乃四千乘是宜諸侯震懼無敢竊議然子產乃
謂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是則兵不在衆明矣
李信蒙恬以秦兵二十萬伐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
則兵又有時乎用衆也雖然二者皆是也兵寡可也寡
而不精則不可也兵多可也多而冗則不可也今六蜚
所駐內倚三帥以為根本之衛自江而上近則京口金
陵遠則荆襄蜀漢中則九江池鄂帶甲之士無慮百萬

然而閱習之不以時養之不以道癯弱之未去也冒
濫之未革也將姑息而不變與無事則勞吾發軔有用
則干吾法紀矣將大為法制以澄汰之與則省俸銷兵
之謗紛然矣為今之計莫先任將將得其人兵自精矣
昔李光弼代郭子儀于朔方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也
一號令之氣象乃益精明此非明效大驗耶比者詔書
旁午逆制隄度未汰一卒未蠲一弊而謗興于下怨歸
于上者則有間矣雖然此特任將之效而未若御將之

為尤急也夫一仞之墻民不得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何者凌遲故也明乎此則堂陛之勢不可以不嚴操舟之人楫維在手以之臨三峽泛洞庭委蛇曲折無不如志苟檣傾楫摧則雖斷港絕潢之間覆矣明乎此則臂指之勢不可以不運夫惟堂陛之勢嚴則姑息之患自去姑息之患去則為將者方且畏威率衆之不暇而為兵者亦安得不投石超距以奮其勇力哉惟臂指之勢運則可汰汰之可革革之而何張皇紛更之有此

御將之所以為尤急也今朝廷清明綱紀不紊彼提尺
籍伍符于外者猶懈弛因循不能作士氣偃蹇傲睨不
能體上德假令幽障之烽起挿羽之檄馳雖使兵精適
足資其飛揚耳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
戶在今日固當汲汲也請借漢以為喻高祖之困于成
臯也共車者惟滕公耳自漢稱使馳入張耳韓信之壁
即其卧内奪其符印麾召諸將而易置之信耳雖驚無
能為也周亞夫屯軍霸上文帝勞車先驅至乃不得入

至謂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帝反改容式車使人稱謝嗚呼信耳虜將也而高祖之術能行于敗衄之餘亞夫平平耳孝文乃不能伸威于畿甸幸亞夫無反相耳向使稍懷顧望豈可不為寒心哉明主鑒二者之得失則尊君卑將之道默然而意傳矣官冗之患所從來久人之言曰古之事也簡故其官畧後之事也繁故其官詳惟簡故精惟繁故冗今既異于古則後益多于前故夏商之官也已倍于帝者之世是固然矣西漢

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至唐太宗乃能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詎可槩以古今先後論耶大抵創業之初入仕之途寡則闕員為多承平既久入仕之途衆而官始冗矣請置歷代直以本朝驗之藝祖肇基王業增置州縣佐官至于遐方下邑人所憚往率強予焉當是時聞以乏人為患矣未聞患冗也祥符而後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寢加于舊嘉祐中歲取吏部之選者為官監省寺之官常不啻乎百人

論者患其多焉至于元祐則以闕計員什蓰相倍矣流
弊及今抑又甚焉魚貫于都門廩至于銓曹守選之人
殆過二十率數十人而競一闕五六歲而竢一官士而
至此亦可謂淹滯失職矣夫上有失職久閑之吏則下
有受害無告之民有司安得置而不問與議者猥曰考
績而升黜之則智者用愚者伏賢者進不肖者逐庶其
有瘳乎雖然似矣而未盡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蓋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其數各五十耳何以

知其然也記曰有虞氏官五十是以知其然也夫以朝廷之上其官止于五十則功罪可以坐見能否可以意知而後考績之法行焉又况舜命九官或終身不徙三考所陟不過加增秩進章服耳今銓選之法由判司簿尉升之令錄幕職自是等而上之則為大邑為守貳雖以甚凡之才苟不麗於刑辟而力足以致公車之荐者皆可積累歲月厯階而至吾惟稽閱以選按籍以授紛至而沓來者不知其幾也賢否何知焉故曰考績似矣

而未盡也然則奈何曰置官有常員不可損也入流無
常數胡不澄其源乎夫其源常清其流猶濁如汨其源
濁孰甚焉國初取人大要科目與仕子耳自建隆迄開寶
歲取進士多者三十人少或十人歲補齋郎不過十二
人進焉不過十五人而已兩途多寡適相當也近世奏
名常數百輩而以郊恩入文武官者殆且十倍其他雜
流泛補休致遺占之數不在焉可謂弊矣今將裁任子
杞流品固也然驟于革弊則多怨輕于定令則易搖以

多怨之人而議易搖之令利未遽見謗則隨之此縉紳
之儒所以樂于因循而無敢輕發也與夫歲許貶恩祖
宗法也及其弊也則更以三歲之制貴而親者如宗室
近支猶遞加降殺少恩變古之譏初無聞焉至于今日
何獨疑之宜命掌故按諸道郡邑有幾設官分職有幾
三歲而入仕者又有幾畧以員闕之數而制為入流之
限庶乎其可也抑有二說國家寄祿之階蓋有倣古元
士而制定員者由第四品而上雖以侍從之貴或七年

或十年僅容一轉武列稍崇則非軍功不遷也名位差殊其嚴如此彼官登正郎任正使者寔始蔭補願乃下與議郎崇班之流同其歲月何不改而張之此一說也誠使文階視正郎武階視正使者三經郊而一任子卿監橫列者再經郊而一任子至從橐廩車則三遇而虛其一焉此又一說也假以數年使已任者無需次之淹方來者有易進之望亦可以待四方之士矣此法一定則雜流泛補之恩杞之非難也太公曰日中不彗是謂

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此言當及時也圖之此其時
矣往者四郊多壘飢饉連歲丁壯轉徙田業荒蕪加以
東征西伐賞賚四出固當傾司府之幣發內帑之藏理
財之難惟彼時為然然且民力裕于下邦用足于上是
何也民知上之不獲已而非以厲我也故賦歛雖頻罔
有愜志焉粵自國步既康無鬪爭金革之聲未嘗橫歛
以傷民之財也未嘗勤戍以傷民之力也而又誕后稷
之穡有相之道再登三登矣而贍足之報猶未上于大

農意者損上益下之道當日新而又新與昔文王為靈
臺則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及皇國父為一臺既不速成
築者又從而謳焉夫築臺一也此悅而從彼憤而怨蓋
亦反其本而已矣且有子固非愚人也其對諸侯用不
足之問而曰盍徹乎孟子之論理財亦欲修其政事然
則歲入有限調度日增有司供億之不支民力困匱而
無已蓋有當為者矣今世之言財利者第曰謹逋歛嚴
征權征權不待嚴也何以明之周制萍氏幾酒謹酒羣

飲則有誅焉蓋以酒醪為糜穀之本故節之也漢法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紵罽操兵乘馬蓋以從事于末則害農者蕃故抑之也後世則大異矣養兵贍國之計賴于征商榷酤者十蓋八九古抑商賈今惟患其不多古節酒醪今惟欲其飲也如是足矣又欲嚴之毋乃使事舟車者多于南畝之鉏犂樂沉酣者悉為閒民乎至於謹逋斂之說則尤不可以不辨漢唐守令躬行阡陌視民如子固有以勤撫字拙催科為賢者矣方冊具在可

覩也今駕朱轡綰墨綬者率以逋斂有無為殿最他可
畧也比年以來縣令之趣辦者部刺史固嘗荐聞而遷
其秩矣二千石陷失常賦者地官固嘗按劾而削其階
矣又欲謹之民其無餘矣然則今日理財卒無術乎曰
有之曰何術也躬行敦朴以先天下可也無則有一焉
擇人而久任之是也今俊人在官官惟其人而于掌邦
教阜民財者尤致意焉亦可謂擇人矣卿貳總其綱郎
曹陳其紀所謂量入為出之道日夜念之至熟也而中

都之貫未朽太倉之粟未腐議者疑焉昔劉晏當軍興
水旱之餘歛不及民而用度足豈今安平盛際反有竭
澤無魚之憂哉是殆久任之法未行故富國之效未成
耳晏之領度支也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之權悉付之雖
職守屢移而領使如故因能而任蓋十有六年用能究
漕運之利病制萬貨之低昂幹山海排商賈知所以取
而人不怨知所以予而人不乏使教玉人之琢牽善書
之肘信之不專任之不久則晏也不以妄作誅當以曠

職廢矣唐之中饋何自而振也哉前事昭然後來之龜鑑也如其不然才無聞而驟用席未煖而輒易百人輿瓢非惟無益瓢且裂矣不特此也世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脫兵旱之相乘天下之力屈此漢儒惓惓之所憂而史氏特書以示後者也安得愬然而忘之耶凡此三者急務也人不患于不能知亦不患于不能言顧力行何如耳昔周宣中興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今欲墮兵去冗吏省常賦充此政事之當修者也若乃疆場

之事則不可得而聞矣管仲謂東郭垂曰我不言伐莒
子何故言伐莒對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然則疆場之
事雖不可聞也亦可竊意也夫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
敵次之國家守信愚曰可矣禮以來之恩以結之金幣
以餌之奈何琬圭之瑞雖交而蹄林之馬常秣抑不知
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耶其將深思遠謀多方以誤
我耶是未可知也願當堅盟誓之約而修政事以應之
耳誰憚而久不為乃直為是懍懍也耶抑又有獻焉猛

虎伏于山林故其氣馭或能驚人而動物一旦咆哮于
無事之秋而跳梁于四達之衢安知陷井不設于蕭牆
強弩不發于塗中也哉蓋亦激厲我將帥甄別我人材
均節我財用毋為戎首以盡夫自治之道設有警焉相
時而動以收卞莊子之功則寢何患乎不安而當饋可
無歎也傳不云乎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
此規

文忠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十二

省齋文藁十二

宋 周必大 撰

策問

金陵堂試策問五首

問春秋何為而作乎為褒貶而作也齊豹之盜三叛人之名微矣皆謹書之懲惡也懲惡如此褒善其可已耶夫子之稱管仲曰相威公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

賜稱子產曰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之人也槩以春秋之法固宜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也今以左氏傳攷之管仲自魯莊九年相威公而終于僖之十七年子產自魯襄十年見于傳而卒于昭之二十年夫以四十餘年執國政成大功則盟會聘問交乎諸侯者衆矣顧其姓名乃不一見于經然則聖人褒善之旨果何所寓萬世之後果何所勸乎且管仲既正天下矣孟子乃謂曾西之所

恥子產能使民以義矣孟子乃謂惠而不知為政意者以春秋無一字之褒而為是紛紛耶書訖秦誓詩繫魯頌學者疑之也久諸儒辨之也詳今也請無問其他願聞穆僖之政其褒貶見于春秋者視詩書所稱異乎同也恭惟皇上聖學高妙而于麟經尤致意焉諸君皆能言三威七穆者也異時奉集英之對觀華光之講必有成說願以一二告子有司

戊寅三月

問孝文之在御也漢之為漢二十餘年矣五兵雖戢文

治未興其居公卿預謀議者非絳侯之少文則袁盎之不學而釋之之卑論也賈誼以洛陽年少言天下事豈惟出當時諸老先生之右而兩漢名儒未有能越誼也今觀其傳而可疑者三焉誼之言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又曰德教洽而民氣樂法令極而民風衰雖使孔孟復生不易斯言矣而太史公曰賈誼明申韓嗚呼誼乎申韓乎夫以是疑其學定官名正禮樂究三代之所以長知暴秦之所以

短體貌大臣則禮行當代分封諸侯則效見後世謀
畧如此可謂美矣奈何改定制度則有土德尚黃之
異欲試屬國則有三表五餌之踈夫是以疑其術誼
之謫長沙也史謂意不自得一聞鵬音怪而悼之胸
中所存幾于隘矣及讀弔屈之文則縹然如千仞之
翔鳳沕焉如九淵之神龍殆將出險微超尋常而非
藩國所能淹也讀自廣之賦則澹乎若深淵之靚汜
乎若不繫之舟固已同死生輕去就而非外物所能

動也夫是以疑其文諸君將何以處此若夫進則前
席于夜半退則數問以得失凡其所陳亦畧施行然
則謂帝踈誼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者又何如也願

虛心而承教焉

戊寅九月
二十四日

問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人君言行雖動
天地可也況于民乎況于士大夫乎陛下克儉如大
禹不殖貨利如成湯卑服即功如文王然猶闢室殿
廬之側榜曰損齋槁發宸藻著懲忿窒慾之義德風

所加何草不偃甚盛舉也自漢以來躬行節儉莫如
孝文然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娼優下賤得為后飾民
之好奢信難革耶唐楊綰一宰相耳始輔政則黎幹
損騶馭郭子儀散音樂移風易俗又何易也諸君試
評漢唐難易之由然後推明今日之盛有司願寓目

焉己卯三月

問扶衰救弊莫如忠載道傳遠莫如文周鼎將遷斯道
泯如也固節義之大閑續雅頌之遺音不在屈平乎

二十五篇之作志切而詞深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奈何學如楊雄才如班固或議其忠或抑其文學者疑焉願與諸君子論之夫離騷賦于懷王之世其詞固曰依彭咸之遺則然則懷沙以感項襄者屈平之素志也忠乎非與反騷作于元成之間斷章固謂棄田畔之所珍然則撓節以從新莽者楊雄之本心也智也非與識者觀之必曰沉湘而遊忠已遂矣使投閣而莫揅智安在哉尚論千載必有考于斯矣太史公

之傳離騷也謂其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庶幾兼
國風雅頌之體班固則不然謂羿澆二姚不合于左
氏崑崙元圃不載于經義及其陳堯舜稱湯武譏桀
紂則置而不言露才之誚怨懟之誣惟恐詆之不力
也司馬相如何如人哉固為贊曰要其歸導之于節
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嗚呼曾謂屈平不如長卿乎
恭惟仁聖在上數子固無與乎今之世矣雖然判忠
邪別是非學者所宜盡乎心也盍索言之

己卯
三月

問論語者五經之管轄六藝之喉襟也豈容讀而或疑
疑而不思乎聖如堯舜不可以有加矣所謂博施而
濟衆與夫修己以安百姓者固優為之子貢子路嘗
有問焉夫子何以皆曰堯舜其猶病諸然則舍二帝
而不以是為病者誰也夫子嘆好仁之難蓋嘗曰有
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及論諸
弟子則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
夫三月之不違日月之至雖未底于大成要為用其

力矣顧云未之見者何也六經惟易春秋明天人之
奧至于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何伯魚過庭告以詩禮
而不及書乎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
文此誨人之先後也何四教之設乃以文行忠信為
序乎此皆學者之所疑諸君平昔之所宜思也若夫
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寔若虛曾子之
言則然何唐太宗以為孔子之說孔穎達以為聖人
之謙與夫太宗號為銳精經術穎達嘗著五經正義

不應繆妄如此意必有說焉願併陳之

已卯九月

宣州解試策問一首

已卯

問學校興則教化明王室尊則名分正立言垂訓孰有
大于此者乎孔子天縱將聖生于庠序廢壞之際欲
駕其說則四代之學政固宜諄諄乎時君之聽而洋
洋乎七十二子之耳也三復魯論乃無聞焉謂青衿
不至無預治道而弗言與則古之王者建國君民何
獨以教學為先也謂夫子雖言而門人弟子弗之記

與則凡寢食衣服之節指顧趨進之容皆謹書之
何為舍其大而錄其小也然則平居之不言二十篇
之不載殆有深意于其間矣七國紛爭成周不競孟
軻氏以亞聖大才歷聘于時是宜憐憐尊王少抑僭
亂今以二百六十一章攷之曾微片言謂齊梁方強
不可告之與則土地甲兵莫強于秦秦猶為逢澤之
會而朝天子何獨齊梁不可告也謂戰國之君不足
責以大義與則堯舜之道高矣遠矣軻也猶且日陳

于前何為不可語以尊周也然則宜言而不言或言而不書亦豈無深意也哉恭惟主上緝熙光明既得孔孟之心學崇儒游藝復取二書而肆筆焉副墨所頒徧于郡國諸公久被奎壁之照獲以聖王為師口誦心維必將有見于此敢問論語不言學校其說安在孟子不及尊周其指安出記諸善言者孔子弟子也或曰有子曾子門人所作耳然則劉向之言非與著書七篇者孟子也或曰萬章公孫丑所記耳然則

趙岐之題辭非與顧攄素蘊發明之庸稱今日尊崇
孔孟之意

家塾策問七首

問三代以降創業垂統之君其可稱道者漢高帝魏太
祖唐文皇而已是皆雄才大畧轉家為國以弱為強
者也然而彭城之敗滎陽之誑成臯之跳廣武之傷
漢之為漢蓋皇皇矣濮陽馬墜勢則衰宛城矢及身
益危臨濟殆哉賴虎癡魏之為魏亦變變矣西原追

奔不食者二日雄信奄至獲助于敬德于斯時也太
宗嘗歎矣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豈可恃天命
之方昌而僥倖以為常也哉此其可疑也三君不皆
有事于蠻夷乎白登之衆遼東之師乘中國既定之
後士馬方強之時而被圍而徒歸殆不若柳城之役
興兵于擾攘而決勝于險巖也意者用衆自古之所
難而出奇兵家之善機乎抑師有曲直敵有強羸乎
此又可疑者也喜用太公之兵法自為新書以征伐

反復李靖之問答則其規模準古類不輕發矣及乎
決機兩陳如轉圜應變千里如舉睫回視古書乃無
一合此又可疑也至如夜思經傳登高必賦史氏取
之銳精經術喟然文治七德舞之彼固不可專于用
武也高帝則不然直溺儒冠而侮之耳及讀大風飛
揚之詞四海橫絕之句其威靈氣餒凜乎超今而冠
古豈可與舒賤黜翰循規蹈矩者同日而語哉此又
可疑者也或曰高文之功盛矣抑德也若曹氏挾衆

以傾漢學者惡聞而恥及之豈其匹哉善乎司馬光之論曰魏取天下于盜手非取之于漢室也故願與諸君論焉母以其不應措於漢唐之間而遂黜之也問古之銓選也任人後之銓選也任法去古已遠官未嘗不冗也惟任人則可得而責焉今固不然闕纔百餘而待選者動以千計賢愚同滯能否無別士之失職也如此而朝廷不以是責吏部亦曰法固當耳非吾過也于是近借遠次歲增季展復取四選之闕更

互用之向之所謂法者亦且紛更而難守矣雖然猶未足以救一時之急也况欲經遠哉夫襲故常則滯留之嘆興限入流則剋核之謗起清源正本可謂至難考古御今必有要道願聞中論毋為空言若乃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人崔祐甫除吏八百員其人果皆卓然可用者乎抑所謂片善寸長者乎考之于史亦有可見者乎當是時官有定員職有常守一旦所舉如此之衆不知何以處之也併為究陳之

問戰國之際吾道不明孟子所以切切然垂世立教者
不過尊孔氏闢楊墨而已韓愈號推尊孟氏者也原
道固曰其言道德仁義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
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夫措楊墨于佛老
之間其闢之者至矣及作諫臣論乃曰禹過家門不
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其讀墨子亦曰孔子
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一以
比佛老一以為聖賢一以配孔子是特與孟氏大異

而其言亦自相戾矣自列禦寇以來至于漢儒數以
孔墨為言豈其道果可相為用與抑愈也徇其名而
弗思與願考其是非而折衷之

問劉禹錫有云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斯言一出世
未有改評者也三國鼎峙可謂龐裂然諸葛武侯出
師表尚能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曹思王波瀾之富蓋
亦浸淫乎風雅矣唐太宗治幾成康而士大夫文體
終不能掃齊梁之陋下逮元和其政化豈貞觀比哉

而韓柳之文登漢成周凡是數者其高下疑若不相
闕然諸君試為言之

問三代之政或忠或質或文子孫世守之歷數百年未
之有改也至西漢則不然惠帝用曹參以清淨寧民
而畫一之歌起武帝表章六經以號令文章為事而
公孫弘之徒以儒學佐之及宣帝中興則又總核名
寔信賞必罰而魏相之聲著焉夫為國行政僅一再
傳而輒變彼在位之奉行與斯民之耳目毋乃紛更

而莫知所守惑亂而莫知所從乎然而同歸于治者
何也是則三代膠其法而不變者獨非與諸君試條
其說且評是三者孰優孰劣可施於今者而茂明之
問夫子修春秋先儒論之衆矣為左氏學則曰道周公
之志也言公羊者則曰黜周王魯也解穀梁者又曰
明黜陟著勸戒也至唐陸淳舉闢之惟曰救周之弊
革禮之失而已其說果能屈三家而盡夫子之意與
若乃董生以為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以為樂道堯舜

今以經考之明三王者何事道堯舜者何辭願併聞其說

問帝王之世刑罰未嘗廢特在乎欽恤明允而已盛德莫如虞舜太平莫如周成然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所以待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者備矣司寇設官其屬六十誅戮囚役曲防事制所以垂象魏而示萬民者繁矣而叔向乃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毋乃與舜典周官所載異乎仲康命胤侯

曰其或不供邦有常刑是禹未嘗無刑書也伊尹戒
太甲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是湯未嘗無刑書也而叔
向又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不
亦誣乎叔向博矣何以為此言而不悟子產辨矣何
以受此名而弗辭若乃畫衣冠而民不犯何以有四
凶之誅刑措不試四十餘年何以有管蔡之辟夫近
而大臣親而諸侯猶未免于刑罰謂愚民何故願與
諸君論之

文忠集卷十二